

Zhou Documents

---

Summer 1997

## Essay: Buddha-Coitus (欢喜佛)

Bo NIU 牛波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digital.kenyon.edu/zhoudoc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NIU 牛波, Bo, "Essay: Buddha-Coitus (欢喜佛)" (1997). *Zhou Documents*. 200.  
<https://digital.kenyon.edu/zhoudocs/200>

This Essay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Digital Kenyo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Creative Exchange.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Zhou Document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Kenyo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Creative Exchan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noltj@kenyon.edu](mailto:noltj@kenyon.edu).

# 歡喜佛

•牛波

與神做愛這種事對於10億中國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在4,000年的歲月里，皇帝們擁有衆多的妃子，她們的義務就是爲皇帝傳宗接代。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武帝的一個夢。他醒後問大臣：“我夢見了一個人，站在我之上，他是誰？”大臣說：“他是fou”，並且發明了一個漢字，是由“弗人”組成，意是“非人”，即不是人。那也就是神。

這個在皇帝之上的神幾千年來一直是中性的，無法與皇帝分享他的妃子，象宦官一樣。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皇帝實際上是有權力的男人，而這個男人與他的國民們否定神與人交媾的可能。認爲神不幹那種事兒。

然而在高原西藏，與神做愛却是神聖的行爲。通過這種行爲，凡人可以變成神。這種密室中的訓練實際上是由男女僧人來直接實現的。它通過一些特殊的方法使他們不感受肉體的歡娛，而直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無重力空間中創造藝術，對於大多數西方藝術人士來說也同樣是難以理解的，因爲他們要求中國藝術家必須像中國藝術家。中國藝術家在今天最投機取巧的方法就是向西方販賣自己的傳統的文化古董。然而我在無重力空間中感到的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性交的快感。它完全是個人性的，我不確切它是否就是佛教中男女雙修所追求的頂點，但我通過這種現代物質文明所制造的失重狀態，把自己溶匯於宇宙狀態中去，它對我身體以及心靈的沖擊是全新的，是我的祖先所無法體驗的，甚至與那個文明根本無關。

上述兩種體驗從兩個極端、兩個都不屬於“我的傳統”中延續出來，混成一體。它們基於我個人的天性。與傳統的神性交而成佛和通過現代科技與宇宙合體這兩條路如同我的兩個手臂，孤獨地擁抱着的只有我自己。這正是宿命所在。魯迅曾

說過一句話：“有一種揪着自己頭髮上天堂的人。”我正是這種人。我在無重力中短暫地上升了，又不得不回到沉重的現實中來。

20世紀末，複製人自身的可能性被提到人類的日程上來了，而人不通過性交而複製這一點使我想到人在各種時空中的行為均來源於一個綫索，人類開始面向它，它深深地隱藏在每一個人身體之中，它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因為我們還從來未觸動過它。

這個展覽體現了上述思想軌迹。我覺得自己象一個沉睡了幾千年，幾萬年的一個細胞，不合時宜地企圖睜開眼睛，它與這個時代差距甚遠，它孤立無援地企圖喚醒仍在昏睡中的身體。

也許我正是一個夢，毫無理由地出現在這裡。

一九九七年夏